

第四十九回 觀畫圖乃知代嫁 認筆跡方悟男裝

卻說善靈見小姐送他五錢銀，大喜。劉小姐辭別上轎，江三嫂姊妹隨在轎後，進喜負鋪蓋在前引路。來到昆明池邊上船，與客商見禮，方進後艙，把舵門閉上，梢公揚帆起程。劉小姐與三嫂一路祈天庇佑，順風早到京城，救我滿門無事。果然水面風順浪靜，日夜進發，不表。

且說成宗是日登朝，刑部官奏曰：「臣奉旨擒捉山東巡撫彭如澤，現在午門外候旨。」帝令拘禁天牢，侯鄴相審問定奪。只見鄴相離坐奏曰：「近來國政忙冗，乞陛下發付別官審。」帝曰：「卿無暇，就著三法司用刑審問復旨。」錦衣衛押彭如澤進天牢，見劉捷，各歎性命難保。鄴相回府，對素華說：「彭如澤到案，聖上著我刑審，我已奏發三法司審斷。否則後人必說我要報仇，假公行私，故全案人犯俱斬。我今避嫌，使三法司審斷，便無閒話。」素華曰：「小姐行事，真可謂秉公無私。」鄴相云：「凡事處在嫌疑之間，無怪旁人議論。」

且說三法司是日會審，那劉捷現有親筆通番書信，彭如澤現有親筆回覆劉捷書信，俱有憑記，難於強辯，無奈俱各圓供，仍禁天牢。三法司擬定劉捷並彭如澤俱律該處斬。次日復帝看過口供，曰：「侯雲南家眷到京，奏請證法。」崔攀鳳探知，急入內通知劉捷，劉捷曰：「這等我自作孽，再不可活！」自此束手待斃，唯有嗟歎而已。

過了數日，成宗早朝，工部官奏曰：「臣奉旨監造忠孝王府完竣，特來繳旨。」帝令將單存案，著欽天監擇定吉山

以便忠孝王移居；再賜忠孝王白金八十萬兩，建造家器。忠孝王謝恩退出，滿門感激聖恩。到了移居吉日，合城文武官員慶賀，前呼後擁，好不熱鬧，滿門俱是大臣，衛煥父子並熊浩俱在府中陪客，黃昏方散。客散後，府中卻冷冷清清，唯有家將、僕婢、養娘而已，後殿只有老王夫妻、父子三人坐著言談。太郡怒曰：「前日天子欽賜衛氏結親，畜生不聽母命，只念劉燕玉，去了衛氏賢女，如今數百間房屋只住三人，豈不有愧！」忠孝王曰：「兒實念孟氏貞節，願守三年喪服，方才娶妻。」武憲王笑曰：「賢妻莫動怒，孩兒既有此念，且待三年後再言未遲。」此時衛勇彪已娶尹蘭臺，熊浩辦娶衛勇娥，兩家與王府門戶相通，太郡日間有二女陪伴，亦覺熱鬧。忠孝王宿於鸞鳳宮，日日思想岳母帶小姐形圖前來，那時對岳母說明，將圖取來掛在官中，如結親一般，有何不可。延至十一月十五日，孟士元家眷方才到京。孟嘉齡忙出執迎接，來到府中，衛值中午時候。忠孝王聞知岳母到京，一時大喜，呼喚家將備馬前來，即時上馬，一直到孟府。家人報入後堂，孟士元命兒子迎接進中堂，即參人相見。忠孝王曰：「煩請岳母上堂，受小婿一拜。」孟士元曰：「小女已死，實覺有愧，怎勞賢婿拜見。」忠孝王曰：「岳父母若再過謙，小婿即進內拜見。」孟士元曰：「賢婿如此念舊，待老夫喚拙內來相會。」說罷，即起身進內。誰知韓夫人已閃在屏後竊聽，泣對孟士元曰：「女兒已死，我見景傷情，寧可不見為妙。」孟士元就把忠孝王念舊，逐日請安說明，告玄理當一見。韓氏無奈，隨夫上堂，泣對忠孝王曰：「小女福薄早亡，多蒙賢婿雅愛，老身轉增傷感。」忠孝王曰：「令媛為我滿門爭氣，小婿正當拜見。」急上韻移兩把椅子，放在當中，曰：「岳父母請高坐，受小婿一拜。」孟士元夫妻強辭曰：「不可，既相見就是，斷不敢當此大禮。」忠孝王強扶二人坐下，士元夫妻只得受拜。忠孝王拜畢，坐在旁邊。夫人令備酒前來，四人同飲。韓氏曰：「小女無福，不能做王妃。」忠孝王曰：「前聞岳父說，令媛有一幅自畫真容，不知岳母可曾帶來否？」韓氏曰：「小女形圖，我時刻難忘，怎不帶來。」忠孝王曰：「既已帶來，可借一觀。」韓氏著女婢取形圖掛於壁上，忠孝王上前一見曰：「奇哉！為何一見如此面熟？」孟士元父子俱不作聲。忠孝王再看圖上詩句問曰：「此詩句莫非令媛所題麼？」孟士元曰：「正是小女所題。」忠孝王曰：「據詩中稱他年螺善換烏紗之句，令媛乃逃難全節，欲求功名出仕之意，人尚未死。未知前日投水乃是何人？」孟士元喝令婢僕盡退，方把女兒男裝逃走，寫書薦蘇映雪代嫁之事言明。忠孝王驚問曰：「令媛既未死，避走在外，岳父一向何不實言，只說投水身死？」孟士元曰：「只因前在御前奏稱女死，故不敢實說，恐有欺君之罪。」忠孝王曰：「令媛既是避走，小婿不日辭官，歷遍天涯尋訪，務要相會，方遂心。」孟士元曰：「賢婿休要錯了主意，爾等父子征番回朝，官封王儀，天下周知。小女必是身死，故不來相會，沉弱質幼小，如何受的遠方風鑽？必死無疑。」忠孝王曰：「皇天不絕善人；諒令媛必是流落他鄉，亦或有事纏絆，不得進京，斷無夭折之事；但不知蘇映雪乃是何人？若論劉奎璧，彼時乃是良緣，有甚不好，反帶刀行刺技水，真是令人不解！」孟士元急把蘇映雪來歷說出：「他雖容貌才學略名遜小女，亦算是才貌雙全的美女，死得可惜。」忠孝王驚訝曰：「這就奇了；蘇映雪不過小戶之女，出身低微，得配劉奎璧，入門就是夫人，有甚不妙？竟帶刀行刺，投水盡節，不但為我皇甫家守節，亦替孟氏爭光，未知還有甚人否？」孟士元曰：「他無兄弟姊妹，只有一個母親，喚做蘇大娘，現今同拙內住在內衙。」忠孝王曰：「煩岳父請蘇大娘出來，受小婿拜見。」孟士元曰：「係是小戶女流，怎見得大貴人。」忠孝王曰：「他女兒為小婿身亡，蘇大娘亦是小婿的岳母，怎敢以貴賤分別，須拜為是。」孟嘉齡曰：「待我請來。」遂入內。

按蘇大娘在屏後，已知其詳，謂孟嘉齡曰：「多蒙忠孝王厚意，奈我命苦之人，何顏相見，勞煩公子稱謝就是。」孟嘉齡曰：「忠孝王真心拜見，大娘不必推辭。」蘇大娘只得同出。孟士元夫妻俱起身迎接曰：「這忠孝王感念令媛為他守節喪身，特請大娘相會，即回顧家人。」再備一席酒來。忠孝王忙移二把椅放在上面，請蘇大娘上坐。蘇大娘立旁邊曰：「妾身乃苦命之人，親生女兒身亡，乳養孟小姐又無蹤跡，怎敢受千歲拜見？」忠孝王曰：「令媛為我身亡，爾亦是我的岳母，如何推辭。」蘇大娘只是不敢上坐。忠孝王跪下曰：「岳母既過謙，我就此拜見。」蘇大娘忙向前扶起曰：「千歲如此厚禮，亡女九泉感德無涯。」孟士元夫妻即請同坐在上面，忠孝王與孟嘉齡坐在旁邊。忠孝王問蘇大娘曰：「劉奎璧富貴具備，才貌雙全，令媛因何不願結婚？大娘必知其詳。」蘇大娘曰：「此事我亦不知何故。記得那日千歲到孟府比箭完婚，小女亦曾見千歲容貌乃極富貴之相，深怪劉國舅不良海括，敢來爭婚。及孟小姐潛逃，留書薦嫁他，便說千歲有此形容，日後出頭極貴，勢必報怨，劉奎璧難免殺身之禍，啼哭抵死不願嫁他。老身因受孟府深恩，苦迫小女，無奈代嫁投水，看來總是我苦命，故有此事。」言訖下淚。

家人呈上筵席，蘇大娘同韓夫人賓主對飲一席，孟士元父子及忠孝王同飲一席。韓夫人令女婢把畫圖收入內面。忠孝王問蘇大娘曰：「未知岳母家中還有何人？」蘇大娘說明女兒滿月夫死，決意守節；即到孟府，道：「若非孟夫人滿門厚德收留，我已無家可歸。」忠孝王對孟士元夫妻曰：「小婿立意要守令媛三年喪服。方始娶妾，至今尚是家母主理中饋，小婿心甚不安。今幸遇蘇大娘到此，小婿欲請其到舍；一則替家母料理家務，助家母一臂之勞；二則小婿亦好服侍養老送終，以盡小婿一輩之勞。」韓氏曰：「此言

決難從命。大娘在此多年，與我情同姊妹，一切家務俱他執掌，如何分離，豈不冷落無人敘談？」忠孝王曰：「不是這等說。岳母家務尚有媳婦照管，奴婢又好陪伴言談，舍下乏人約束，二則蘇大娘令媛為小婿而死，小婿亦是蘇大娘的女婿，大娘住在我家亦覺面熟。岳母雖是禮待，終是外人，非親非戚，不若到小婿家中為是，遂請蘇岳母即到舍下，容小婿奉敬。」蘇大娘曰：「老身庸才，多蒙孟夫人夫妻及千歲厚德，唯有感激而已。二處總是一般，老身猶如楊柳，隨風而飄。」孟士元對韓氏曰：「賢婿家中乏人，蘇大娘當暫住王府為是。」韓氏曰：「既如此，來且收拾行李，到王府未遲。」忠孝王大喜，稱謝曰：「家母今後可得一臂之力，今當回舍稟明父母。」即起身對韓氏曰：「小婿專心候求令媛畫圖，供奉房中，以盡夫妻之情。」韓氏曰：「老身與小女時刻難離，待吾請畫工照樣描一圖，送與小婿，此乃小女的親筆，老身要留下相伴。」忠孝王曰：「小婿若見令媛親筆，如見令媛一般。若要畫西，待小婿請一畫工描畫一幅，送與岳母。」韓氏只是不肯。忠孝王曰：「岳母與我相爭畫圖，為不該。令媛若在，連人亦要歸吾，何況此畫圖理合歸於小婿方合女生外相之言。待小婿請畫工描圖送與岳母，方為正理。」韓氏無奈，著奴婢取圖出來。忠孝王恐有別圖，著奴婢展開細看，方才卷好。韓氏笑曰：「賢婿好不多心，老身豈有備一幅假的瞞賢婿？何須開看。」忠孝王亦笑曰：「只因令媛恩深，不得不疑耳。」遂對蘇大娘曰：「來日差人押轎前來，岳母即到舍相會。」蘇大娘曰：「此乃貴人提攜，老身自當領命。」忠孝王帶圖畫上馬而去。

且說忠孝王回府，到後衙見老王夫妻，禮畢坐下，便把岳父相請，贈孟氏畫圖，始知孟氏男裝避走，蘇映雪不肯代嫁，恐孩兒異日出頭報怨，並行刺投水等情言明，再把蘇映雪之來歷說明。老王夫妻驚曰：「難得蘇氏節烈，卻又巨目，早知吾兒有升騰之日，為吾等盡節。異日當以厚禮供奉其牌位於祖櫛祭，方盡吾心。但可惜賢媳避難無蹤。料已不在人世。」忠孝王曰：「吉人自有天相，諒孟氏必非夭折之徒，實是有事阻滯，得進京相會。現在隆冬之際，待來年早春，孩兒情願辭官走天涯，務要尋著方休。」老王夫妻勸曰：「兒好呆癡，他乃女流，定在家內，且四海茫茫，哪裡去尋訪？這是枉然徒勞之事，不可辭官。」忠孝王曰：「且待來春再作商議。」老王嗟歎蘇映雪不貪國戚富貴，甘心死節，況又明目，早知孩兒項有今日富貴，真是孩兒知己，死的可憐；且喜家門有幸，所遇女子俱皆貞節。老王曰：「可把孟氏圖畫取來觀看。」忠孝王即令家將把圍圖掛在壁上，太郡駭然曰：「吾不信世上哪有如此美貌佳人，定是自畫裝點，故有如此美貌。」老王一看，大驚曰：「此圖與鄴丞相相似，看來明是鄴相一般。」忠孝王曰：「怪不得孩兒初見面熟，看來連畫上詩句亦是鄴恩師筆跡。」老王曰：「鄴相名君玉，除了一玉字，明是鄴君二字。恨吾等癡呆，猜測不出。怪不得恩師恩待我們滿門，真是賢德媳婦。」忠孝王方省悟曰：「鄴相雖是謙虛待人，終不及厚待孩兒，笑容滿面多孩兒若往請安，必常留飲步他若稍暇，即來了顧，弦兒心甚不安。誰知是念及夫妻情，真是賢淑妻子也。」太郡大喜曰：「我等前年罪在不赦，難得他為著我們的事情，使不顧生死，極力保奏，使吾父子封王，古今罕有，乃是我等滿門大恩人。只是因甚不早改妝完親，卻是何故？」老王曰：「此事我亦不解。還有一段破綻。鄴相十七歲連中三元，十九歲拜相，若非山川疏秀，祖先積德，焉有如此顯職？因何宗文並無人在朝出仕，平日又無親人來往？為父常常懷疑。原來是屢氣龍樓，徒足沸玩而已。」忠孝王忽轉一念，笑曰：「我們好得差錯，恩師娶梁相之女為妻，聞得夫妻甚是相得步若果二女成婚，兩心不足，怎能相得？」

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